

施洞苗族的刺绣与剪纸工艺现状考察

文 / 薛婷

【内容摘要】施洞苗族刺绣与剪纸工艺是黔东南施洞苗族极具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这两种民族手工艺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本文重点考察了这两种手工艺的保存现状与传承情况，并简要分析了其在现今社会的大背景下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施洞苗族刺绣 剪纸工艺现状 衰落 商品化 前景

施洞苗族是贵州省黔东南凯里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的几大苗族支系中的重要支系之一，主要分布于清水江两岸，上游自平寨起始，下游至六合为止。他们自古以交通便利农业发达的施洞口地区为中心，形成具备其族群特殊性的、一定封闭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传承体系。

苗族刺绣被称为是“穿在身上的历史”，施洞苗族的刺绣亦不例外，是施洞苗族人民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实物图形记录。这不仅仅是展示整个族群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活化石，也直观地、生动鲜活地体现着近几十年以来施洞苗族的生存发展状态。施洞地区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交通条件便利，明清以来即为苗汉两地水路交通的要塞，为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屯兵要地，是黔东南清水江沿岸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重镇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现代文明更加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这个古老族群的每个角落，人们的衣食住行不可避免地随之迅速产生变化，刺绣与剪纸作为施洞苗族传统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同样在巨大的冲击中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

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施洞苗族的刺绣与剪纸工艺的关联，这与汉族传统的剪纸在功能上有根本性区别，施洞苗族剪纸并非用于张贴和装饰，而是为了苗衣上的刺绣纹样服务。黔东南苗族的刺绣工艺中，使用剪纸工艺的约有十几个支系，施洞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大类型之一。剪纸既是一门专门的传统工艺，同时亦是刺绣工艺的第一个步骤，施洞苗族妇女将剪好的纸样用短线固定在底布上，作为刺绣花纹的底样，如此就不需要如汉族刺绣般先描绘花样，而是直接在布上根据剪纸纹样进行刺绣，刺绣过程中将纸片直接覆盖在绣花中。因此，施洞苗族的剪纸和刺绣工艺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关系，二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剪纸是刺绣的蓝本依据，刺绣是剪纸构想的最终实现。

一、传统功能的施洞苗族刺绣现状

当前，施洞苗族的刺绣工艺在背娃带及幼儿虎头帽上亦有所应用，而传统的刺绣工艺主要是依附于施洞苗族妇女的传统服装而存在的，起到部族图腾徽记的标志功能。成年男子的传统服装以当地自制的黑褐色家机布对襟上衣和裤子为主，60岁以上的男性长辈服装则完全汉化，身着缎面长袍马褂，头戴礼帽。男子服装基本无刺绣。

如今施洞苗族妇女的日常衣装中，除了约60岁以上者仍大多保持了穿着苗衣的上衣的习惯之外，其余已经几乎完全现代化。也就是

说，刺绣这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装饰形式，如今几乎已经完全退出了施洞苗族的日常服饰。但是，由于施洞苗族相对稳定的族群性普遍审美观，及当地各方面对传统节日如姊妹节、龙舟节等的一贯重视，使其在重大节日和婚庆场合中仍然较为完整地保持了身着传统盛装的习俗，而妇女盛装之所以称“盛”，除了佩戴平均重达十几千克的灿烂的银饰外，上衣和围腰等处大面积精美夺目的刺绣是必须的因素。在施洞地区，如果盛装的制作品质过于粗糙低劣，是会被族人笑话的。因此，施洞苗族妇女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视刺绣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各个寨子中，随处可见忙里抽空，一针一线认真刺绣的中年妇女。

同时，在施洞口传承过百年的、6天一次的集市上，有大量专门的刺绣成品出售。考察当中我们发现，整个集市的绣品摊位上，几乎所有的绣片都由机器绣制。

破线绣和锁绣是施洞苗族刺绣的主要技法，但已经少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加工的简单的平绣，且大多线条粗糙单薄，色彩也多单调，缺乏变化与过渡。虽然也有质量相对较好的产品，其精细程度不亚于一般的手绣作品，但机器生产的先天弱点使其无法避免的缺乏制作者个人的灵气而显得千篇一律，因此已经无法称之为民间艺术了。

在阴历三月十五的施洞地区的姊妹节上，笔者看到苗族妇女的盛装如今有许多已经采用了集市上购买的机绣绣片。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大多数的施洞苗族妇女已经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为自己及家人绣制盛装，据了解，约

2000年初，一套绣工较好的破线绣苗衣盛装绣片，仅手工工价就已经高达5000元左右，由施洞苗族各寨中的刺绣高手制作完成，如今工价更是高昂，即使是族人购



施洞苗族盛装破线绣精品



施洞集市上的机绣品



施洞集市上的机绣品摊位

买也要8000~1万元左右,因此价格占绝对优势的机绣产品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施洞苗族妇女的盛装。

二、剪纸工艺现状

施洞苗族的剪纸工艺主要是依附于刺绣工艺存在的,既然当地苗族妇女仍然在传承着刺绣工艺,剪纸工艺也仍旧有其生存空间。有趣的是,在集市上,一边的摊位在出售已经不需要剪纸作为样板的机绣产品;而另一边,剪纸摊位依然生意红火。价钱也并不便宜,但寨子里的许多妇女们仍然在这里挑选自己中意的纹样。据了解,施洞地区的众多寨子中,能做剪纸的妇女远会比会刺绣的妇女要少得多,比如整个芳寨中,只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女善于剪纸。这是因为施洞苗族的剪纸与汉族传统剪纸方法有所区别,作者先要将所要表现的纹样画在比较薄的白纸上,题材通常是苗族古歌、民间传说、故事、图腾、吉祥图案等,这就要求作者具备一定的绘画表达能力和构图组织能力,因此剪纸就不是大多数妇女易于掌握的技能了。绘好图案后,用线头订在一沓薄纸上,通常是廉价的粉红色薄纸,一沓约20毫米~30毫米厚,约30张,然后用薄刃剪刀将其镂空部分全部剪空,最后修边完成。

笔者专程采访了施洞地区有名的剪纸艺人刘妹沙。刘妹沙年近60岁,身体硬朗、声音洪亮,几乎不懂汉语。她的作品与集市上的剪纸风格不很一致,绘画原始豪放、大气粗犷、无拘无束,是民间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每套作品都是根据施洞苗族的民间传说绘制的,如螺蛳姑娘、姜央娶妹、桑扎射日等等。而且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刘妹沙始终乐在其中,看得出来,她对本民族的传说有着深厚的感情。刘妹沙的绘画本领是自学的,没有师承,想到的手中就画出来了,乃是出于其本身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理解。

刘妹沙的两个女儿中,小女儿学习了母亲剪纸的技法,但是绘画的本领却是学不来了。刘妹沙脑海中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也因为其不懂汉语,且无人搜集整理而无法存留下来。因此可以预见,刘妹沙满腹的故事和她的绘画剪纸,很可能也将随许许多多的民间技艺和民族记忆一起,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施洞地区由于近年来受到商品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已经融入了现代社会文明的洪流。各寨中学毕业的年轻人几乎都离开本乡,到省城或广东、上海等地打工。正如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贵州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一书中作者所描述的:“农村青年愈来愈向往城市生活,对祖辈留下来的东西越来越不感兴趣,打工成为他们进入城市最为便捷的途径。今天的农村青年,更关心的是如何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以往的知识体系和生活经验无助于他们与城市的交流,因此新一代的农村青年会果断地舍弃窘困的农村生活,同时也舍弃了传统的手工艺,义无反顾地投进城市的怀抱。年轻人的大量外流造成了大范围的传统手工艺后继无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如今的施洞苗族中,从事刺绣工作的大多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偶尔也可见较年轻的已婚妇女刺绣,但是其工艺和审美水平以及刺绣时的心态已与老一辈相去甚远

了。打工大潮造成了施洞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大量流失,传统意义上的刺绣工艺所依附的传承主体——适婚年龄的待嫁女郎,平日里更是极少见到。从前的待嫁少女在出嫁前的几年时间里,必须亲手为自己缝制嫁衣,越是精致越能够得到婆家的认可。刺绣是女孩子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如今社会大环境的变更使得这一传统已然无法沿袭。刺绣工艺的衰落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剪纸工艺的衰落。刺绣工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剪纸工艺亦同样不可避免。现存的大部分剪纸艺人都是老年妇女,其女儿或儿媳要么没有学习绘画和剪纸的本领,要么就是学则学矣,但作品中少了老一代的作品中那股纯朴天真的味道,多显呆板无力。笔者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施洞苗族的剪纸与刺绣恐怕会在不久的将来默默地退出施洞苗族人的生活。

三、商品化的施洞苗族刺绣

近年来,随着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日渐提升及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工艺品市场中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市场日渐火爆。黔东南少数民族刺绣借着这股东风迅速地打开了市场化通路,古老的刺绣在其传统功能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愈来愈重要的商品功能,如凯里金泉湖工艺品市场中,刺绣商品的数量之巨大令人咋舌;北京潘家园的古玩市场中,亦有许多以黔东南刺绣为货源的摊位。商品的来源有直接收购上来的老绣,也有专门呼应市场需求而生产的新品。根据买方的消费能力、审美需求使绣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商品的品质亦随之分为各个档次。

施洞苗族刺绣作为黔东南苗族刺绣的重要支系,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刺绣商品化的潮流。而且施洞地区每年举办的规模盛大的姊妹节吸引来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又给了施洞苗族刺绣一个销售的黄金时机。姊妹节期间的集市上,有大量以游客为目标的专门的刺绣品摊位,近年来总的交易状况呈逐年增加趋势。这样直接的经济刺激迅速反映在施洞苗族的日常生活上。笔者考察施洞地区时,看到很多在自家门口刺绣的妇女们都会主动询问是否想购买她们的刺绣作品,可见其在当地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十分深入。

笔者认为,对于即将失去生存土壤的施洞苗族刺绣与剪纸工艺来说,这样的现象很可能为其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出路。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绝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能力或意愿购买精品,因此施洞苗族刺绣无法避免地朝着旅游纪念品的方向上发展,做工简陋粗糙、品味低下,失去了其原有的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这种现象对于其民族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反而有损无益。但是,随着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文化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渐重视,以及消费者审美档次与消费能力的逐步提高,其前景仍然是乐观的,毕竟它承载了施洞民族的审美情结与文化积淀,在现代社会的潮流中,应当能够寻找到适合其自身传承的方法与方向。

(薛 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金属工作室2006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 [1] 杨晓辉·贵州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 [2] 钟涛·苗族苗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 [3] 钟涛·苗族剪纸,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施洞苗族的刺绣与剪纸工艺现状考察

作者：[薛婷](#)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金属工作室](#)
刊名：[美术之友](#)
英文刊名：[CHINESE ART DIGEST](#)
年，卷(期)：2009，(2)
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3条)

1. [杨晓辉](#) [贵州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 2006
2. [钟涛](#) [苗绣苗锦](#) 2003
3. [钟涛](#) [苗族剪纸](#) 2003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szy200902038.aspx

下载时间：2010年3月23日